

我们的选择

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指导
河南省健康中原服务保障中心主办

温馨有爱的住培之旅

□马 兰

两年前,我在网上浏览相关信息时,河南省儿童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(以下简称住培)招收学员的通知映入我的眼帘。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因为生病频繁到儿童医院就诊,记忆里安心的味道就是儿童医院走廊上的消毒水味。

2023年8月,我正式进入河南省儿童医院,开启为期3年的住培之旅。

在神经内科学科轮转时,带教老师告诉我:“无论患儿的病情轻重,只要患儿家长呼叫,我们都要第一时间赶过去,这是作为医生的责任和使命。”记得那天夜班,

科室收治了一名频繁抽搐的癫痫患儿,我和带教老师数次跑到病床前查看患儿的病情,反复斟酌药物剂量,一夜无眠。凌晨交班时,抬头看见墙上印着“永远以孩子为先”,我与同样疲惫的带教老师相视一笑。

在内分泌科轮转时,正值执业医师考试前夕,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与学习任务的双重压力之下,莫名的烦躁充斥着每一根紧绷的神经。于是,临床技能训练中心便成了我的常驻之地。我反复练习临床基本技能操作,将汗水挥洒在夏日的地板上。

对未来的真正慷慨,是把一切都给现在。挥洒汗水之后,便是水到渠成的通关,而这份成长,离不开医院优质教学资源的坚实支撑。

2024年8月19日,那是在河南省儿童医院度过的第一个“医师节”。医院营造温馨有爱的培育氛围,带教老师亦师亦友,以“传、帮、带”赋能学员成长,让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、培养临床思维。我在温馨有爱的氛围中成长,提升技术水平,在河南省儿童医院这个广阔的发展平台上起舞。这里设置齐全的科室、丰富

的病例资源,拓宽了我的诊疗视野,让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临床知识、提升临床思维能力、积累临床经验,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住培期间,我收获的不仅有学业与事业,还有做医生才能体会到的人间温情。我在医院的悉心培育下,完成了从医学生的蜕变。

在呼吸科轮转时,我曾接诊这样一位患儿。初见她时,双唇微紫,浓密的睫毛随着一双大眼睛频频闪动,如精灵般惹人怜爱。她说:“阿姨,我有点儿难受,

你帮我看吧!”我初步判断患儿为哮喘急性发作,正准备询问家长怎么拖这么久才送患儿来医院时,她却却说:“阿姨,我在学校就这样了,不怪爸爸妈妈没早点儿来接我。”

我向家长询问患儿的日常用药情况,请示上级医师后,为患儿制定了治疗方案。这时,她说:“阿姨,你吃饭了吗?我爸爸说好好吃饭就能快点儿好起来,你也要听话好好吃饭呀!”她还说:“阿姨,我感觉现在好多了,谢谢你给我看病。”我感觉心里酸酸的、软软的,或许这就是守护的意义。

“永远以孩子为先”这句话,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医务人员心中,也正是医院始终传递的信仰,指引我们用心守护每一位患儿。儿科医生之路道阻且长。未来,我将带着专业与初心,践行医者使命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儿童医院)

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诊疗方案;我发表的20多篇专业论文,让南阳的口腔黏膜病诊疗经验在国家级平台发声。从率先在本地开展牙周病规范化序列治疗,到牵头完善天疱疮、口腔白斑等疾病的诊疗流程。这份对匠心的执着,是对“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”誓言的践行,也让方寸之地的温柔有了专业的底气。

36年光阴流转,从青涩懵懂到鬓染微霜,有人问我是否后悔这份选择?我总是笑着摇头。我虽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,但是收获了患者康复后灿烂的笑容;虽然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光,但是换来了无数家庭的团圆与安心。

未来,我仍会守着这份初心,破解诊疗难题,温暖每一位患者。因为我始终相信,医者的温柔与坚守,会汇聚成守护群众健康的微光,照亮无数患者的前行之路。

(作者系南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主任,本文由高艳红整理)

一生的温柔与坚守

□张 浙

人生的选择,如星辰指引前路,每一次笃定的奔赴,都将铺就独属于自己的轨迹。从初出茅庐的医学生,到南阳市口腔黏膜病领域的深耕者,36年从医路,我始终将温柔藏进诊疗细节,将坚守刻入职业底色,在方寸之地守护百姓的健康。

我在年少时叩开医学大门,并非一时热血,而是源于对“守护”二字的向往。当我第一次了解口腔黏膜病的复杂与隐匿,便暗下决心:深耕“口腔医学迷宫”,做患者口腔健康的“守门人”。风华正茂时,我深知家乡更需要口腔专科医师,最终选择留在南阳

市口腔医院。这份选择,不仅是对故土的眷恋,还是对医者使命的郑重承诺。在这份承诺里,早已埋下了温柔与坚守的种子。

从医36年,我始终与疑难病症“死磕”。这份坚持,是对专业的敬畏,更是对患者负责。口腔黏膜病复杂多变,症状相似却病因迥异,精准诊断堪比“福尔摩斯探案”。曾有一位患者在基层治疗月余仍无好转,被病痛折磨得日渐消瘦。我接诊后,没有局限于“口腔局部病变”的惯性思维,而是结合免疫科、皮肤科知识综合判断,反复对比症状与病理报告,最终诊断为罕见的系统

性天疱疮。治疗一周后,患者的水疱逐渐消退,当她握着我的手哽咽着说“我终于能好好吃饭了”时,我更加坚信:医者的价值,就是在患者最无助时选择不放弃、不敷衍,用专业为他们拨开迷雾。

这份坚守,始终饱含温柔。口腔黏膜病多为慢性病,不仅折磨患者的肉体,还容易引发焦虑等不良情绪。我深知,治疗不仅要治病,还要暖心。于是,我创建了患者微信群,在线解答疑问,分享康复案例与科普知识。面对焦虑的患者,我会放下手中的笔,轻声告诉他“别着急,咱们

一步步来”。诊室里挂的锦旗中,“医德高尚暖人心,医术精湛传四方”这面锦旗最让我动容,它不是荣誉的炫耀,而是患者对这份温柔真挚的回馈。带教年轻医生时,我经常叮嘱他们:“我们治的是口腔疾病,暖的是人心。”这份人文关怀的传承,是我从未动摇的坚守,也是刻进骨子里的温柔。

医学技术日新月异,停下脚步就意味着落后。于是,我坚持学习,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参加口腔黏膜病学术会议,把前沿理念与技术带回南阳;先后主持十余项市级科研课题,将临床积累

摄影作品



银装素裹

朱忱飞/摄

心灵絮语

记得风里的桂花香淡下去那日,我站在院子里收衣裳。晾衣竿上搭着的薄绒衫还带着阳光的暖意,指尖触到布料时,却忽然觉出空气里藏着另一层凉——一种往骨头缝里钻的冷。

这样的时刻总让人想慢下来。我泡了一杯白茶,坐在窗边看银杏树。春天,它是嫩青的雾;夏天,它是浓密的伞;秋天,它把阳光染成金箔;冬天,它的叶子落得只剩疏朗的枝丫,倒显出几分筋骨来。枝丫间挂着一个鸟窝,前几日还有鸟儿在里面探头探脑,今天却空了,或许是跟着南迁的队伍飞走啦?

街角的菊花开得茂盛,深紫色的、米白色的、棕红色的菊花挤在陶盆里,花瓣卷着边,沾了一点儿晨露,在冷风中微微颤动,不愿意低下脑袋。卖花的老太太戴着厚厚的围巾,见人路过就笑:“这是晚菊,还能开很长时间呢!”我买了一束米白色的菊花,插在书房的瓶子里。夜里写文章的间隙,我抬头看见那点儿素白,觉得空气都柔软了。

冬天之约

□李志辉

前几天去公园,池塘里只剩下残荷。夏天时,满池塘碧绿碧绿的;如今,荷叶枯得卷了边,黑褐色的梗虽然东倒西歪,但是倔强地立在水里。有些荷叶半沉半浮,沾着一些冰碴。池塘边的石凳上坐着一位老先生,正拿着手机拍摄池塘里的残荷。他指给我看:“你瞧那片荷叶的断梗,像不像国画里的飞鸟?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,枯梗在水面划出的弧线疏朗有致,甚至比满塘荷叶时更有味道。老先生说他每年这时候都来拍摄残荷:“我年轻时爱热闹,总觉得花开得越茂盛越好,老了才明白,凋零里头有风骨。”

收拾旧衣物时,翻出来母亲10年前为我织的毛衣。那年秋天,母亲坐在阳台织毛衣,毛线团在她的脚边滚动,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

上,整个画面暖融融的。毛衣织好时,正是立冬,母亲非让我穿上试试。虽然毛衣扎得我的脖子有点儿痒,但是我舍不得脱掉。

风里的凉意一日比一日浓了。清晨,推开窗户,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雾,用指尖一划,便凝出细小的水珠。楼下的草坪上,小草顶着白霜,像撒了一把碎盐。邻居张婶挎着菜篮子回来,看见我在看白霜,笑着说:“该腌萝卜干了!”她每年都腌许多萝卜干,脆生生的,带着点儿辣味,搭配白粥吃正好。记得去年冬天,我感冒时,她端来一碗热粥,搭配着萝卜干,喝得我浑身冒汗,病竟好了大半。

暮色也来得早了。往日要到18时才暗下来的天,如今17时刚过,西边的云就褪成了灰紫色。路灯提前亮起来,昏黄的光透行道

树的枝丫,在地上织出细碎的网。马路上,穿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往家跑,嘴里呵着白气,像在吹泡泡。卖烤红薯的摊子也支起来了,铁皮桶里的炭火“噼啪”响,甜香里混着焦糊味,飘得很远。我买了一个小的烤红薯揣在兜里。小时候,父亲接我放学,经常在路口给我买一个烤红薯,我捧着烫手的红薯,他牵着我的手,就算风再大,也不觉得冷。

原来所谓安康,不过是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;所谓无忧,不过是知道无论风多冷,总有人在等你回家,炉子上温着汤,窗台上晒着被子,连空气里都飘着暖和的味道。

刚才去收衣裳,我看见银杏树的叶子落在花坛里。花坛里的土是松软的,是前几日我才翻耕过的,预备着开春时种月季。那片金

色的叶子落在新翻的土里,像给土地盖了一枚印章。我忽然想起奶奶说过的话:“叶落了,不是死了,是给根当被子呢!”

季节的更迭,原是一场温柔的接力。秋天把成熟的果实、沉淀的色彩、积攒的暖意,轻轻递给冬天;冬天把蛰伏的力量、内敛的沉静、孕育的希望,悄悄留给春天。在这里,回眸是秋天的余温,前瞻是冬天的序曲;而心里的暖,是藏在每一片落叶里,每一缕炊烟里,每一声叮咛里,每一个期待的眼神里。

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,落在书桌上的菊花茶上。我想起刚才路过便利店,看见玻璃窗上贴的新海报:“冬日特惠,热饮第二杯半价”。原来,连时光都在提醒我们:冷的是天气,暖的是人心。

就让我们去赴冬天的约会吧!准备一件厚衣裳,温一壶老酒,存一些念想,等一场雪落,等一次相逢,等春水煮开,等新茶再发芽。只要心里有暖意流淌,日子就是春天的序曲。

(作者供职于宜阳县第二人民医院)

人生感悟

窗外的雨淅淅沥沥,敲打着玻璃,一行行水痕蜿蜒滑落,像天空悄悄落下的泪水。灯光从门窗透出,温柔地铺在院子里。

雨珠从屋檐滴落,溅起玲珑的水泡,又迅速破碎汇入水流,潺潺向低处流去——像极了时光,也像极了生命。

我坐在窗前,寒风从窗隙渗入,空气里有湿润的泥土味。我的思绪,飘向再也不能相见的父亲。

小时候,父亲经常带我去外地出差。我有一段记忆始终清晰:凌晨的站台上,父亲把我扛在肩头,喘着气追赶即将启动的绿皮火车。我紧紧地抱着他的头,一条伤疤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醒目——那是父亲为了多挣钱,帮人值夜班,最终累倒在暖气片旁边留下的印记。父亲笑得爽朗:“小子,抓紧!咱们赶的可是‘幸福专列’!”

那时我不懂,在那个连红薯面都吃不饱的年代,为什么父亲下班回家总能从包里掏出两个白面馒头,一个给我吃,一个给爷爷吃。他自己嚼着干硬的红薯片,笑着说:“这个比馒头还香。”长大了,我才明白,父亲不是不饿,而是舍不得吃。

父爱如山。父亲用肩膀托起我的童年,却把疲惫与伤病悄悄藏进岁月的褶皱里。

小时候,我经常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玩耍。那时,电话机上附有一块白色的塑料板。一天,我爬上椅子,拿起父亲常用的沾水笔,在塑料板上写下了“小心有电”几个字。

父亲回到办公室,看到这些字,惊讶地问我:“这是你写的?”我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。父亲随即拔下电话线,抱起电话机走出办公室。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对同事说:“我儿子自己写的,没人教他。你看,这么小的人儿,写字还挺老成的。”“你家这小子,长大了肯定有出息。”同事说完这句话,紧接着便是父亲那爽朗的笑声。

我在中学时喜欢写作,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,父亲拿着那张报纸反复读了很长时间,喃喃说:“我儿子写的文章,比领导的讲话还实在。”

后来,我参军立功,父亲骑着自行车去民政局登记,手里紧紧攥着我的喜报,见到熟人便下车报喜,声音洪亮得像要震落树上的麻雀:“我儿子又立功啦!”

再后来,我因为对前路充满迷茫与畏惧,中途选择退伍返乡。当我突然出现在家门口,父亲先是一愣,脸上满是惊喜。可是,父亲看到我背着背包,提着行李,眼里闪过一抹失望。父亲的嘴角颤动,却挤出笑容,轻声说:“你回来了?你不走了?”那声音轻得像一片枯叶落下,却重重压在我心上。多年以后,我每一次回想,心口仍会发痛。

我多么希望可以重回那一刻,重新穿上军装,认真地对父亲说一声:“爸,我会好好干。”可是,时光从不回头。父亲的骄傲,从来不是功勋的重量,而是你眼中是否有光。

我们总渴望世人的认可,却常常忘记,那个一直举着灯站在路边等你的人。现在的我,每次稿件发表或摄影作品获奖,总会打开电脑里父亲的电子相册,把证书或发表稿件的报刊摆在屏幕前,跟他“分享”喜悦。

亲情最残忍的地方,是从不给你重来的机会,最温暖的是,它永远不会消失。它留在记忆里,像冬夜里的热粥,像永远为你敞开的家门。

这个冬天,别让雨声淹没你的思念。打个电话给父亲母亲,哪怕只是听他们唠叨几句;买一张车票回家,哪怕只是陪他们吃一顿饭;或者,只是站在他的照片前,轻轻说一句:“爸,我想你了。”

有些爱,经不起等待;有些人,错过就是一生。别让父爱,只活在回忆里。

(作者供职于兰考县中心医院)

“我们的选择”征文启事

人生路口,向左还是向右?每一次选择,都铺就了未来的轨迹。选择不易,但每一次抉择都铸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们。花样年华时,你们选择跨入医学之门,研究人类健康的奥秘;风华正茂时,你们选择成为敬佑生命、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。你们有的扎根基层,兢兢业业地担起“居民健康守门人”的职责;有的坚守重症救治一线,竭尽全力守好患者的生命线;有的成为心灵的艺术家,有的奔忙在公益事业上……

欢迎广大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投稿。

征文要求:文章主题突出,形式灵活多变,语言生动,字数不超过2000字。

投稿邮箱:258504310@qq.com

联系人:李歌

